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

漢

賈誼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治行第一，徵爲廷尉。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書，乃召爲博士。是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一
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
爲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自顧不逮遠甚。帝說之。
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
其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
說皆自誼發之。二年。誼上疏請廣積貯。曰。管子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前聞。今背本
而趨末。食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甚少。而靡之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多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親耕籍田。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天子思大用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廼漸疎不用。以爲長沙王大傅。時帝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誼上疏請收銅而禁盜鑄。以爲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

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請收銅。勿令布。使民不得鑄錢。賈山亦言之。帝皆不聽。誼適長沙。行次湘水。爲賦弔屈原。亦自傷也。居三年。有鵬止其舍。誼旣懼。長沙地卑濕。壽不得長。鵬又不祥鳥也。更爲賦以自廣。後歲餘。徵誼入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勝太傅。勝文

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傳之。是時單于數侵犯邊塞。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擬過當。往往以逆誅誼。數上疏言事。多所欲匡建。大畧謂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其策當世諸侯王則曰。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於播德威移風俗定經制。先禮後法。教太子禮貌大臣諸事。皆反覆引喻。切當治體。自謂稽之天地。驗之古今。日夜念此至熟。非虛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建言及之。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誼再上疏諫。又請帝增淮陽王武代王參封地。以備齊趙吳楚。二王文帝子。景帝親弟也。帝從誼計。徙武爲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其後卒賴其力破七國。懷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文帝後思誼言。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子以王之。武帝時主父偃因誼策。請推恩使諸侯王得自分子弟國邑。諸侯始弱。武帝又舉賈誼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

嘉好學世其家

論曰讀書以致用也。坐而言起而行。然後爲明體達用之士。觀賈生過秦論與治安策諸篇。皆切事理。綜時勢。明白曉暢。言可底績。世之以誦詩屬書聞者。所在不乏。如賈生者。幾人。其措置漢諸侯王。不啻燭照數計。文帝小試之。固已有明效矣。惜天不假之年。未竟其用。或乃訾其術已疎。又曰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漢文。豈篤論哉。自賈生後。好謀議通智術者。稱鼎錯其謀削七國。與誼正同。而卒爲袁盎所中。亦天資刻峭。故動與

禍會耳。要之錯涉權謀。誼多正論也。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以貲爲騎郎。事漢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從行。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二世而亡，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廼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乃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時慎夫人從。帝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者。雖亡石椁。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

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廼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後景帝立。釋之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鞮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人或以此讓王生。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于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論曰自周公弘吐哺握髮之誠延見天下士後世賢公卿因之虛已側席有加禮焉迄于漢初流風未衰曹參之于蓋公王生之爲張釋之是也釋之終以劾奏太子得罪然尊朝廷敬官守乃人臣盛節其不奉詔拜嗇夫尤見大體漢世稱賢廷尉二人張釋之于定國定國迎師學春秋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重經術考其生平釋之風節尤著漢朝哉

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庶子也。初爲河內守。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亞夫軍細柳。皆授將軍號。帝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告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是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